

文化视点

盲人无障碍电影
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据光明网,到今年10月为止,专门为盲人创办的“心目影院”已经运营了17个年头。心目影院通过加入志愿者人声解说的形式,为盲人观众播放无障碍电影。17年来,共有超过1000部电影在这里上映,影院已服务视障群体超过4万人次。

要推动残健同行,促进盲人无障碍观影需要多方参与共建。目前,我国无障碍电影的主要生产者仍然是公益组织或是志愿团体。然而,无障碍电影的制作并不是简单地增加解说,而是一次残疾人本位的二次创作。无论是电影剧情解读还是声音情绪渲染,如果缺少专业人士的介入和推动,仅靠“为爱发电”的原始模式恐怕很难不断在产品品质上作出突破。更进一步讲,无障碍电影本就可以嵌入电影生产链条。如果将电影的无障碍版本制作任务交由生产者完成,其与普通版本内容和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就有了保证,而专业化的工具也有更高的生产质量和速度,弥合不同版本电影上线的时间差。

健全人能看到的,盲人群体也要同等地享受到,这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基于此,无障碍观影像现在这样仅仅停留在“可触达”的层面还远远不够,让所有视障人士都能够广泛、同步地参与到电影艺术的享受中,才是残障友好型社会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

AI绘画来了,
不必忧心忡忡

据光明网,AI机器人先后击败了人类顶尖的围棋选手、电竞冠军、扑克牌选手,如今又瞄上了画师。张择端用了1年时间绘就了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达·芬奇创作《蒙娜丽莎》大约花了3年。如今在键盘盘桓敲下几个词语,十几秒后,就能得到一幅AI绘画作品。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速度着实让人惊讶,而且从实验成果来看,AI绘画的水平不算低,有些甚至比新人画手更优秀,这也引发了不少讨论和担心。

其实,作为一种科技发展衍生的新事物,我们对AI绘画不妨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一方面,AI绘画还远谈不上颠覆性的改造,它目前只能进行一些初级绘画的工作;另一方面,即便人类绘画被AI取代,在造成绘画师失业的同时,也会有新的岗位被创造出来。

我们不必对AI绘画的出现而忧心忡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从围棋到电竞再到绘画行业,AI改造的行业、替代的工种会越来越多。而我们需要做的,除了开放包容外,更是在涉及法律、伦理等问题上尽快调试,为这种变化提前做好准备。

创作是拨动心中的琴弦

据人民日报,前不久,话剧《桂梅老师》获得第十七届文华奖。通过一部话剧,让不熟悉张桂梅老师的人知道她,让知道她的人走进她的心灵世界,作为编剧我(指王宝社——编者注,下同)很欣慰。在我心中,这部话剧还得了另外一个“奖”。很多观众在看完话剧后说,“我也想像桂梅老师那样,为他人、为社会做点什么。”这是来自观众的最高褒奖,也让我深深感到,写这个话剧“值得”。

每个人心中都有琴弦,当生活的素材来了,体会到了某种感动,琴弦就会被拨响。而对于创作者来说,拨动琴弦后能否弹出动人的旋律,还取决于创作功力。我认为,写英雄、英雄,要接地气,也就是他们在人性层面上和你、我、他(她)相似的地方,这是让观众相信他(她)的基础。

文艺作品满足的是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从某种程度上说,文艺市场也是情感市场。主旋律作品弘扬生活的真善美,是时代强音,更是大众不可或缺“精神维生素”。主旋律作品,要做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为创作者,要沉下心来,真正按照戏剧艺术创作规律去创作。要研究文艺市场、研究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情感需求、审美趣味。能够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都是文艺市场检验的结果。

故事真实可信
观众才能共鸣

据北京日报,优秀电视剧《我们这十年》正在热播,不少观众透过剧集看到了近十年来中国的真实变化,并为之感动点赞。作为该剧的艺术总监,导演毛卫宁表示,《我们这十年》重在真实,能带领观众重新回味和感受我们这十年的变化,“这种变化真实可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也是近年来现实题材作品能够火爆,成为市场主流的原因所在。”

在毛卫宁看来,《我们这十年》是写事件中的小人物,小事件反映的是大主题。最初接到这个项目时,毛卫宁组织了上百人的团队经过好几个月来进行选题筛选,从两百多个选题缩小到几十个,最终才确立了现在的11个故事,借普通人的故事折射时代的闪光点。

“一部优秀的主旋律电视剧应该是故事源于生活,人物真实可信、行为符合逻辑,情节丰富生动,这几个特质缺一不可。”毛卫宁认为,“今天的观众排斥假大空,所以我们得出来一种结论:真实才能可信,可信从而代入,代入进而共情。”这是他的创作感悟,也是中国电视剧这十年的成功密码。

(□记者 张依盟 实习生 张梦圆 整理)



全国45家主要网络文学网站2021年新增作品250多万部,存量作品超过3000万部,但年内改编成影视剧目的仅100多部——

网络文学IP的热闹与贫困

文化观察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10月13日,由潘粤明、张雨绮、姜超主演的网络剧《昆仑神宫》落下帷幕。该剧不仅收获了观众的认可,也为腾讯视频带来了热度,是今年当之无愧的热播剧。

《昆仑神宫》备受关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鬼吹灯》这个超级IP的加持。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网络文学,天下霸唱创作的《鬼吹灯》一直是影视剧改编的香饽饽,多部相关改编的影视作品问世,让作者丰富饱满的想象力在影像中落地,最终成就了“铁三角”诡谲悬疑的探险奇缘。

比照《昆仑神宫》,再盘点一下近期的热播剧,一个共同的特点浮出水面——网络文学IP改编占据了主流。豆瓣评分7.7分的《星汉灿烂·月升沧海》改编自关心则乱的小说《星汉灿烂,幸甚至哉》,连载于晋江文学城;暑期爆火的《苍兰诀》改编自晋江签约作者九鹭非香的同名小说;在电视剧榜单稳居前三的《沉香如屑》改编自苏寞的仙侠题材小说。再往前推几年,《琅琊榜》《甄嬛传》《芈月传》《花千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掀起狂播热潮的经典作品,背后都少不了网络文学IP的身影。一时间,网络文学IP改编呈井喷之势,题材包罗万象,成了影视剧的制胜法则。

那么,有了网络文学IP便可以一劳永逸?深度观察不难发现:当影视行业极尽所能漫卷网络文学界之时,也许正挤占着原创力的生产空间,将创作风格引向单一的死胡同。

先有内容,后有流量

影视圈热衷网络文学IP,看中的是文学价值还是经济价值?答案不言而喻。经济资本进入网络文学界,促进了网络文学作品IP化的专业性和规范化,有助于文化产业的兴盛发展。反过来,网络文学IP改编成影视作品,IP实现了内容的变现,转化成文化产品,获取经济利润转化为经济资本。“这部分经济资本又可以进入产业链的下一环节,这种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为网络文学IP打上了文化资本的烙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汤倩认为。

网络文学有丰富的题材且内容通俗,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想象力丰富,具有很强的生活质感,极易引起大众的共鸣。对出品方来说,选择一个成熟的网络文学IP,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投资风险。道理很简单:沉淀下来的网络文学IP,内容经受了市场检验,且有很深的用户情感支撑。在经年累月的连载中,网络文学IP拥有庞大的原著粉丝群体,他们阅读过小说,投入了感情,活跃在互联网中,能够帮助作品获得一定的影响力和关注度。网络文学IP自带的人气流量,也使其备受资本市场青睐,越来越被影视改编所倚重。

珠玉在前,经典网络文学IP改编收获了大批成功案例,观众买账,相较其他文学作品,其改编成功的可能性更高。《鬼吹灯》自2006年在天涯论坛连载

后就因奇幻的写作风格风靡一时,积累了万千粉丝。腾讯视频网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以超45亿的播放量,收获了当年平台播放量最高和口碑最好的“双冠”称号。《甄嬛传》首播距今已11年,仍热度不减。据《甄嬛传》出品方透露,该剧开播至今,平均每年为公司带来超过一千万万元的收益。

《2021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显示:2021年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目超过100部。在总播映指数前十名的影视剧中,改编自网络文学的占到六成,影视剧改编精品化趋势进一步凸显。涌现的热播剧《司藤》《雪中悍刀行》《小敏家》《乔家的儿女》《理想之城》等反响热烈。经过多年的作品积累,“网络文学成为中国热门影视剧的源泉”已是业内共识。

尊重原著是第一标准

如今,人人都在谈IP,而凭借网络文学IP改编赚得盆满钵满的群体更是数不胜数。但拥有网络文学IP就可以一劳永逸吗?从结果看也不尽然,至少,从IP到成为优质影视作品的路上,还要迈过改编和制作两道坎。

这一点,《鬼吹灯》系列小说IP的开发颇有代表性。作为一个备受瞩目的超级IP,《鬼吹灯》的改编权归属四散各处,连原作者天下霸唱都无法左右。回顾其10年改编历程,不同主创团队制作拍摄,导致作品之间呈现出巨大的风格差异,质量也不稳定。

其中,导演陆川执导的《九层妖塔》除了保留一些人物名称和典型事物外,故事背景、故事情节、人物设定皆与原著玄幻神秘色彩相去甚远,制作上向科幻片靠拢。陆川曾坦言:“改编不需要遵循任何原则,书是食材,怎么做是厨子的自由。”正是由于这样的改编,《九层妖塔》创造了豆瓣评分4.4的低分,天下霸唱以“社会评价极低,构成对原著的歪曲和篡改”为由,将《九层妖塔》告上了法庭。

腾讯视频的《黄皮子坟》也是《鬼吹灯》系列网剧作品中评价较低的一部。究其原因,同样是导演追求自我表达的创新,对剧中的主角人设及故事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场景和情节的设置更趋于写实,招致许多原著粉丝的不满。



“手稿”在说话

□ 逢春阶

依然能看出他的笔势,一笔一画就是看着舒坦。吴小如受其父大书法家吴玉如的熏陶,写得一手天真纯净之字。但他说:“现在人人都是书法家,我不承认自己是书法家。得在书法史上起一定作用的人,才可以叫书法家。我不是书法家,我是教书匠。”看看,如今的书法界,写了几天字,就以大师自居,比比吴小如(其实小如先生应该算得上是书法大家),难道不脸红吗?吴小如先生上面的话,看似平淡,其实是一种大,他是站在很高的位置说话,站在书法史上来衡量自己。不知道书法界诸位大师能否理解此中深意。我听说,给吴先生当弟子要过一道槛:读完“诗四观”。诗是《唐诗三百首》,四是“四书”,观是《古文观止》。在他看来,只有从头到尾都看过、都背过,国学基础才算是上乘的。

高晓声也是我喜欢的小说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手稿。他的创作谈很直率,主要谈了自己的经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下放到

村里,一待就是42年,备尝艰辛,一言难尽。他说,他跟走马观花、蹲点体验生活的作家有着本质不同,他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喜怒哀乐,就是农民的喜怒哀乐。“漏斗户主”陈焕生,就是他的邻居,也就是他自己。看着他的手稿,我仿佛听到他在炕头上拉家常,亲切,热乎。

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的手稿《我的太阳》和《我拥抱明天》,字体清新、自然。2011年11月在北京开作代会,我向陈祖芬老师请教了好多创作上的问题,她都一一作答。我记得她说最喜欢玩具,每到一城市她都去买娃娃,然后开始自己制作娃娃。为了娃娃,她像个旧式女人,一夜一夜地用针用线为自己心爱的人缝制衣服。她身上散发一种纯真和童趣,她留的头型也是童花头。她说过,“我真希望拧紧每个人背上的天真的发条。”想象力直接关系到创新指数,有天才才有创造。临别她给我写了一句话:“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我们还合影留念。最近几年很少看到她的消息。

“见字如面”,我很想念她。

这次展览,有好多作家手写的自传,有王统照的、孙犁的、李霖野的、梁思成的、康濯的,等等,都写得很短,很谦虚,没列上自己获了什么奖、影响有多大,就是说事,写了什么书,翻译了什么作品,很朴实,很朴素。这才是大家风范,这也是一种自信。

作家把自己的秘密“藏”在作品中,我觉得更多是“藏”在手迹里。我读日本赤木明登等人写的《形之素》,其中,赤木明登谈到他得到一只若干年前的漆涂饭碗,他这样说:“我把它置于掌心,并闭上眼睛,耳边传来世世代代握过这只碗的人们的喧嚷,碗在静静地向我诉说:‘请把我的造型与你的血肉之躯融为一体。’”我想,作家的手稿,也如赤木明登眼中的漆涂饭碗。

“手稿”是会说话的,只因说得太多了,好像没说。让我们静下心来,仔细听。

谢谢徐国卫先生,搞了这么个有意思的展览。

小逢观察

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丁玲、周扬、赵树理、孙犁……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页页珍贵的手稿,虽然摆在玻璃柜里,我依然能感受到来自写作者的独特气息。我仿佛听到二百多个现当代作家在说话,或高亢,或低吟,或豪放,或婉约。当然我更喜欢毛笔书写的质感,那是从容地说,是雅言。

10月10日上午,收藏家徐国卫先生在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举办了现当代作家手稿展。我和好多文友大饱眼福。在手稿前,想起学者张文江整理《潘雨廷先生谈话录》中的一段话:“读手稿,气混沌未定,发表后就相对凝固了。当然,有大力量者可重新启动。故手稿激发思想,是活物。”

吴小如是我喜欢的学者,我看到了他谈《金瓶梅》的手稿,尽管是钢笔写的,但我